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三編 卷四

蛇媒 蛇媒者，媚術也。兒時竊聞先大父言，遼東某縣，有一執鞭，其人固不諳風月者。一日驅虛車，偶過大澤之側。時屆夏秋交，草深禾茂，忽見雙蛇長尺餘，糾纏若胎，牢不可開。彼固不知其媾也，戲以長策揮之，蛇即分頭而去，其人亦不為意。暮歸，遇比鄰之媼，偶揚其策，媼忽夜奔其家，百計求合。其人遂納之，事詭各散。私為慶幸，而不以為策故。乃媼素持雅操，既歸而夙夜自思，惺然曰：「我何以為此？」因愧而泣，頓欲自經。翁姑聞聲亟拯之，堅叩其由，具以實告。所親有知者曰：「此必蛇媒也。」偽以他故假策，其人竟慨然與之。攜至家，沸油於鑊，斷而投諸其中。其人遂叫號竟夜，肢體糜爛而死。媼因齎恨亦尋卒。

外史氏曰：嗚呼！不知而誤用，猶亡其身，況知而故用者哉！故此事先大父諄諄言之，用以戒人。予小子弗敢忘也。慎之！慎之！其勿以餘為導淫而妄思一試，則幸矣！

### 續五通

五通邪神，《聊齋》及諸書言之詳矣。近今奉祀者少減，然而舊聞猶有可嗤者，因並附錄於左。故明天順中，錢塘民戴小一，鄙而有力。其室某氏，雖村女頗具冶容，齒且甚稚。小一防閒綦密，人固無能問鼎，即婦亦未敢自炫其玉。一夕，夫婦已就寢，忽聞窗外呵殿聲。即有人叱曰：「戴小一何物小人，神聖過而猶然擁妻酣臥也！」小一大驚，穴牖窺之，紗籠十數對，鹵簿紛沓中擁一貴人，紫衣而金冠，跨小驪駒，蓋村中所祀五郎，即神之二也。村人素畏此神，小一蹶然起視。婦則已熟寐，將呼之醒同往禮拜，神忽隔窗止之曰：「勿驚麗人，予之來亦正為此。」小一性素妒，聞神言頗不能平。且知近村之婦，多有為神蹂者，因奮然不顧，曰：「淫鬼耳，何足為神？其真能加禍於予哉？」徑弛然復臥，若不知有神者。外又呼之，小一漫應之曰：「予已寢矣，神何為者？予婦恐不若他婦之易致也。」語未竟，神即哂曰：「予固調渠倔強，非可以理化者，汝且姑待之。」乃叱其從者，行如風雨，疾馳而去。小一始撼婦醒，語之，婦大怖。小二笑曰：「予有力如虎，神即能亦無如我何，子勿以為憂。」明日小一出田間，而心繫其婦。往返數四，婦故無恙也。裡人莫知其由，咸戲曰：「若今日足趾何勤也？豈阿嫂亦緊待播種耶？」小一乍不能言。及昏而歸，與婦謀所以備禦之策。乃以巨石鎮其戶，且牢鎖其牖。令婦戒嚴而臥，衣褲皆親以密線綴之。室中不燃炬，而自荷一鉢，摩厲以須，其防維可謂密已。如是者三夕，而竟杳然。婦亦漸厭其為，唾曰：「豈若夢魘而妄有所見耶？脫令有之，寧以神之威靈，而遂憚此不來者？」小一終不釋然，仍前戒備。夜未深而神果至，其來也聲勢遠遜於前。惟聞籬落間有躑躅之狀，蓋其所乘之駒也。小一心知有異，蹴婦便起曰：「來矣！臥必不免。」婦悚然，毛髮盡轟，手足亦無所措。未幾，而猛風大作矣，瓦礫紛飛矣，應門者自移而司閉者自啟矣。一時戶牖洞開，向所為閉關謝客者，又儼若開門揖盜。然小一心亦驚，木立而視，頓忘利器在身，反束手以待之。俄而燭光自外而內，衾枕易故以新，室中之什物須臾一空，鐵固不可得而知也。神猶未入，俾者復闔。燈火之下，小一自視其婦，則衣之弭縫者既以不解解之，褲之聯絡者又以不斷斷之。俄頃為無葉之花，轉盼非在櫝之玉。小一於此，不禁心灰氣絕已！又有頃，神始含笑入室，裘帶翩翩，非復向之嚴肅，而溫雅過之。顧謂小一曰：「若婦誠不易致也。」因叱曰：「臥榻之側不宜有此癡人，盍牽去之。」果若有物徑驅小一行，足不踏塵，旋出戶外，而雙扉早聞然復扃。小一立簷際，他無所睹，惟見青燐隱隱而已，膽力益怯，足不能移。旋聞窗中調笑聲、狎昵聲，婦默然，神則歡然。移時，零雲斷雨之聲漸達於外，婦亦不再緘口，則其蕩然情狀可想矣！小一驚魂少定，忿氣復激，思以報復之，而茫無善策。幸燐火盡息，妖物稍遠，因籌所以同謀者。而鄰比皆素畏此神，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，且居恒時詆五通，或可借箸於彼。然不敢由門出，懼為神知，遂俾垣而就之。適猶來寢，款關而入，方孑然一身坐於短檠下，整理殘編。見其突如，不禁詫異，亟起而詢之。小一訥訥以告，且言其詳。教授色然怒曰：「以神而行穢，其若人何？予固惡之久矣。請與子偕往，為子面叱而退之。」小一猶豫未信，教授據檠戒方欲行，曰：「子勿慮，不從則打之，諒渠亦無能相抗。」小一不得已，遂偕來，仍騎牆而過。甫及戶側，已聞室中神語曰：「此老至，吾當謹避之。不然，血食胥不得享矣！」教授聞言大呼曰：「二郎速出見我，汝亦人頭畜鳴者耶？」內寂然，外更厲聲相召。良久，神始逡巡自出，匍匐於教授前，若請罪者。小一心異之，以為何倨我而恭彼也？教授責數之曰：「汝為一方保障，而擅污部民之妻，怙勢宣淫，無所忌憚，豈謂我筆刀不利耶？予將上訴九閻，下控十地，使汝尊榮不享，廟貌無存，除神藉而落鬼道。汝謂我能否？」神不敢辯，頓首至地，唯唯而已。教授又曰：「不重警必將復逞，予無杖可以叩脛，只恁此夏楚，聊以示威可也。」神又伏地乞免，教授不從。打之數十，神亦不敢拒，僅嘶痛而無片言。教授杖訖，謂之曰：「念汝居位，稍從輕刑，此亦周官議貴之典也。可速去，再犯當不宥。」神又唯唯，忽遂不見。小一究不解其故，請於教授。微曬曰：「此非子所能知也。渠豈畏我老書生？畏我浩然之氣耳！子可入視尊闔，事非得已，琴瑟仍宜如前，毋以一眚而棄永好。予亦行矣！」遂別去。小一入室，諸物又皆珠還。惟婦白身偃臥，形狀如癡，以湯灌之始甦。晨起視，砌下泥皮盈地，即神所受杖處也。往謝教授，生徒對曰：「師於味爽即束裝啟行，我輩後至者猶未得見，實不知其焉往。」小一歎惋，疑其為仙。復趨五通祠，私入闚之，其次坐者自腰以下顏色剝落數片，餘俱如舊。

外史氏曰：小一一壯夫，且素以力聞，而究不免氣餒於神。使當時奇槌以擊，未必遂為所污，何其臨事而懼也？及觀教授侃侃正言，其勇也大矣！於此見勇怯實由於養，而老壯弗與焉。第傳者欲神其事，故言教授仿丈人之行，其實可以無庸。獨惜薄責不足示懲，遂復有罹其荼毒者。

### 又

康熙初年，吳縣一民婦美而寡，將議所適，猶未得其人也。其叔知嫂有異志，以幼姪非其所出，攜之他徙。婦獨居負郭，只一小婢執爨，故改醮之謀益亟。一日歸寧其母家，實欲速竣其事，留婢守家，喁喁獨往，以相距不過裡許故也。路經五通祠時，為淫雨傾圮，神象亦都破壞，裡中方鳩工，尚未營造。婦過之，以事關半生，將入而禱焉。足甫及門，見一丐者，敝衣襤褸，且眇而跛一足，自祠內出，相視而笑，意頗涉邪。婦遂不敢入，疾趨徑過。行數武，聞丐鼓掌曰：「美哉人也！」婦大恚，輒欲反唇，而虞己隻身，隱忍自去。至家語其諸兄，使往覓之，將飽以老拳，則已不見。婦居母家二日，心繫其產，及暮復歸。諸兄以農忙，婦遂仍獨行。重過其地，則丐已先在，且不止於一，其數有五，率皆鶻衣百結之徒。婦大恐，苦無岐路可避，又自恃白晝，無敢誰何，不得已趨而過之。迨及其前，丐者皆群睨不捨，大有輕薄之色。婦益恐，幸猶未措其手足，只以唇舌相嘲笑，亦聽之而已。歸至家門，天已向晦，婦以見戲於群丐，鬱鬱弗舒，命小婢闔戶早寢。乃婦方假寐，恍聞床頭似有人聚語者。一人曰：「我輩衣服不備，恐見笑於玉人，請俟之他日。」又一人曰：「渠思嫁頗亟，倘吏有夫，未識道里遠邇。盍據之於未嫁之先，渠固無能再嫁。」眾似曰「善」，其音微細，才可辨識。婦察其非人，心大驚。俄而聲且孔揚，歡呼曰：「今夕姑遜大兄，弟輩以齒為序，自此美人之良宵不慮虛度矣！」語訖，如有飛隼一一破窗而去。婦心旌動搖，肢體俱軟，亟呼婢，則已深入黑甜。強起燃燭，室中闕其無人，自以為夢境，或心虛所致耳，因更整衣而臥。眠席未暖，早入睡鄉。夢寐中頓覺下體有異，驚寤而視之，獨燭未息，向人眇而跛者，已裸然累乎其上。婦大慚，自視其身，不第一絲不掛，早且百體俱呈，益面腆無以自容。旋聞丐者附耳語曰：「予實本境之福神也，昨於祠前睹卿玉貌，不覺傾倒。願假一夕之歡，卿其勿拒！」婦疑而未信，然竊窺門窗，實無所啟，始決其為五通。已而念垢污可忍，倘五者迭來，則身同傳舍，將何以堪？若能以計制之，退其一，餘者或不復逞。第鮮良圖，庸詎能免？婦正存想間，神又伏軾搏銜，極其馳騁，且具又甚偉，婦頗不能當。忽憶人言，仙神皆懼穢物，雖此神淫邪不類，聊以試之，不成只博一笑，諒不至遂攫其怒也。適小婢天癸初至，落紅狼藉，因就寢，見其納污薦底，曾怒呵之，猶未遑移去，正可備不時之需。乃於暗中索得之，腥濁汚手，心暗喜。神方躑沓交歡，不暇瞻顧，即舉而置諸其顛。神果暴驚，連呼曰：「何惡作劇！」便將遁去。婦忿極，不復慮

禍，思以重警之，極力以纖指深入其眶，烏珠隨手而出，毫不見血，而彼目亦眇。神乃力掙而奔，出門如僕堵牆，臥不能起。婦白身自起，以燭驗之，則一土木偶人，即祠中所塑之大郎神，而繡象凋殘，宜其衣履不整也。返視榻間，厥目猶在，宛如彈雀之丸，亦迥殊人之眸子。婦因大快，復其衣縷。呼婢起，罄其所有，分佈床第，而後就枕，心究惕惕不寧，深思遠慮，惟懼神之相仇。忽自悔曰：「此殆予負夫子之報也！棄幼子而他圖，要皆慾心所致，故神得以乘之。世豈有堅貞之婦而見祟於邪鬼者乎？」於是矢志不嫁，頓易初心。詰朝使婢召其叔，並其諸兄。眾至，見象咸大駭。詢之，婦匿其污，只陳其大概，且告之悔，誓以靡他。眾俱服其智，更重其節，乃號召鄉人，昇象入祠。裡中亦怒神之淫，盡毀舊象，以其地為土谷之祠。惟婦猶懼神來，以清水漬其穢污，如紅泉赤浪，貯於溺器，以備不虞，而神竟絕跡。後裡人於祠側，昏夜聞人相與語曰：「絕予祭餉，良可恨！但渠家近有節義神相護佑，將不克復報此仇也，奈何！奈何！」裡人驚視之，則無所見。婦年至八十乃終，屬纊時，猶命以水置棺中，蓋其戒心猶未忘雲。

外史氏曰：神何能為？人靈之則靈矣，神固因人而靈者也。第婦欲改節而神即至，婦一矢志而神不來。甚矣哉，節義之重也。不然，以神之五，豈不敵婦之一？安在蒙不潔遂足以保全西子也？可怪者，神依於象。無此象即無此神，人亦奚為設此象，反令邪神得志哉？餘故曰：神何能為？其靈者人實靈之也。

#### 玉洞珠經

閩人杜景行，壯而佞佛。嘗獨處一室，不與妻子俱，嚴戒葷酒，日惟淡飯一盂而已。戚族皆力諍，終莫之聽，持齋三年，自謂道可以成，將不日拔宅上升，雖雞犬亦同登極樂。諱囑家人，皆沐浴以待，咸匿笑諾之。杜趺坐至暮，目不交睫，倦極而少寐。夢至一洞天，中有魚尾冠者數人，見杜至，即歡然起逆曰：「來矣乎？吾曹待之亦甚苦。」因延之坐，授以一束書，使自披閱，視其額則「玉洞珠經」也。杜覽之，開卷第一義即曰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滅何以生？輪迴自有理，強漢與天爭。謂空即色，空何以是色？謂色即空，色何以是空？當夫色空後，渺然無此形。如幻如泡，如電如露，不久留於世上，何以長住於山中？」反覆數百言，皆辟釋教之謬。杜素厭聞此言，一覽即擲之曰：「此邪說也。若輩必非箇中人，故言之絀繆如此。」即起辭欲行。眾笑曰：「箇中人至矣！何遽別也？」言未已，有麗人年可十七八，明眸皓齒，錦衣繡裳，自外入。笑語承迎曰：「妾來為君解此經，胡不少待？」徑就杜並坐，以柔軀偎倚，妖臉熨貼，兼以膩指把杜腕，相與翻閱，一肌著膚，骨節欲酥，而剖析言之，口脂之芬咫尺飛越，杜神魂紊亂，意在女而不在經。且因愛生憐，惴惴然恐拂其意，遂去，因唯唯於口，莫敢出一詞。忽聞眾大駭曰：「心未死灰，那得成佛？」俄自經中出火光，撒手驚覺，始知其夢。亟呼妻閉戶同寢，人皆莫測。至旦始言其故，聞者皆笑。自是飲食男女，一仍其舊，今且有子數人。每言及佛，則赧然不答。

外史氏曰：心未盡死，佛便難成。一旦入紛華而靡，由其腳跟不牢耳。雖然，為杜之室者，必感此一番棒喝，不至長齋沒世，徒為佛座之蓮，夢之有益於人，竟若此。

#### 阿玉

薊郡有薛端者，被褐之士也。家貧好友，而苦無其資。因書數語於壁曰：「淡交無酒，卿須憐我之貧；深語惟茶，予亦知君之餒。果腹而來，枵腹而去，固無妨也。麥飯一盂，蔥湯一盞，烏敢薦焉。」如是云云，人恒誦而笑之。然其人絕風雅，縉紳大夫咸樂交之，以故其門若市，未嘗以貧而減也。一日，行於郊，天寒雪霽，見枯莽中有物，毛蒼黃，伏而不動。視之，乃一狐，為獵者所中，流血殷然，垂斃矣！薛忽自念曰：「聞狐能致富，足以供人之求。盍攜之歸，倘能活，即使佐我，樽中寧愁無酒乎？」竟直前裹以絨袍，且祝曰：「予非食肉寢皮利於之有者，可無懼。」徑拮之以衽，歸其家。人見而問之，亦笑而不答。時薛已失偶，室無二人，置狐於榻，撫之猶溫，亟覆之以絮被。其鄰適有醫，托言雪中失足，乞得活血藥一刀圭，研而灌之。狐微微轉側，似有生氣。薛大喜，明燈相俟，以觀其變。夜將半，神思少疲，乃甫一交睫，狐忽化為麗人，素面嫣然，衣裳楚楚，方將離榻欲下矣。薛故無所驚詫，已而聞狐笑曰：「妾係鄰女也，君何致我於此？得無為穴隙行邪？」薛始駭然曰：「端雖不仁，免子於厄，何子誣我之甚也？」狐又笑曰：「妾名阿玉，與君同里，君自不相識耳。偶出嬉游，誤中流矢，奔竄十數里，倖免韓盧之口。然非道力不能也。蒙君拯救，恩戴二天，竊思侍君房帷，以報厚德，故出此言以相戲。君慎勿恐。」薛又愕然曰：「聞狐蠱人必死，卿之此舉，毋乃仿中山狼，欲飽予之一鬻乎？」阿玉頰遽赤，因曰：「狐豈恩怨不分，而必欲禍人為利者？且君實有所為，幸得與聞。」薛遂欣然曰：「予生平最喜交遊，而因貧莫能治具，往往劇談至暮，使客忍饑而歸，心甚歉然。卿能為我乎此憾，是即所以報德矣。」阿玉乃大笑曰：「審是，則中饋之事尤為妾所宜司也。但恐震駭鄉佑，必得顯然婚嫁，然後君有伉儷之名，妾與酒食之議，當得盡如君意。至於衾枕之同與否，其權在君，妾亦不敢相強。」薛益大悅，即與之謀。阿玉曰：「君可揚言於眾，言聘某村女，假人僕輿親往迎妾。至彼，妾自有家，第見紅燈懸戶者，即是也。背創尤甚，妾不能久留。君不使妾辜恩，願速為之是幸。」言已，忽不見。薛信此語，果如所教而行，輒言於知交曰：「僕已覓聚窟之膠，特以拮据，不克成禮。諸君盍助我乎？」眾聞而竊歎，以為誰家季女，行將不免於斯饑，皆笑而許之。至期，薛以一輿一馬前往迎親。從者盡豪僕，踴躍爭先，將以覘其岳家為何等。乃薛憶懸燈之約，日晡始出郡城。豪僕初以甚邇也，曲折十餘里，比及村中，天將初鼓，皆訝曰：「門闔矣！夜將何歸？豈區區數椽屋，能容此耶？」怨恨不已，薛亦默然。既而得其門，晴閣高大，懸紗籠數對，表裡洞赤，儼然巨家。未幾，僕僕歡迎，親賓延接，華衣盛服，人亦甚伙。豪僕窺其居，重屋復閣，備極富麗，遂不敢相輕。其家肆筵於庭，從人亦承厚款。且因魚鱸已下，留婿歡飲，五鼓，新婦始登輿。薛導之，平明始入邑門。及至己家，賀者早已駢集。阿玉降車，逕入室內，袖出千金與薛，曰：「以此犒驕從。賓客辱臨，統俟酬諸異日。」薛喜，出而俵之，豪僕俱歡欣而去。薛又謝客曰：「蒙詠車牽，愧乏吉筵，俟新婦少諧羹湯，當有以報。僕未敢懸定也。」賓亦含笑而散。薛人與阿玉唔言，見其貌愈妖豔，而荊釵練裙，裝束樸素若貧家。因詢曰：「視卿之居，當非淡泊者。其中亦有術乎？」阿玉笑曰：「君真慧人也。妾輩岩棲穴處，烏能輪奐如人？特為君少祛群疑，故作此狡獪耳！」薛又詰曰：「然則胡為易裝？」答曰：「居君之室，自當以儉約示人，詎可任妾之意耶？」因亦詰薛曰：「君今者對妾，果無燕婉之思，而只為代庖之計乎？」薛不覺大笑曰：「情不自制，亦思兩兼之矣！」阿玉鼓掌曰：「妾固知君猶然假惺惺耳！」於是沽酒交杯，歡然笑語。至夕，阿玉語薛曰：「衣飾可以從儉，衾褥不得不豐，勿使人笑貧家夫婦僅能藉草為歡也。」遂出戶外，攜臥具數事入，皆以錦綺為之。鋪設一新，且極華軟，始與薛解衣就枕。好合之際，固猶處子焉。薛撫其背，創痕宛然，因笑曰：「非予則卿真幾上肉矣！」阿玉亦笑曰：「非予則卿非涸澤魚耶？」相與吃吃被底，嬉笑不絕。三朝，大酬賀客，阿玉為治庖，凡十數筵，靡不豐盛，人因疑薛得婚於富家。然而行多乏人，仍以諸家減獲代之。內室障以布幔，外設一幾，至則肴核早陳於上，應手裕如，從無立俟者，咸以為異。自是阿玉以烹飪相其夫，客至輒留飲，飲已復飯，斗酒八簋，無不咄嗟立辦。即薛亦罔知所自來，顧而樂之，其心乃暢。但阿玉深慮人疑，每晨必浼鄰兒為市魚肉少許，其餘珍錯，率皆取諸室中。雖座上客滿，無不醉飽而去。一夕，薛與客飲，忽思魚餐，入而謀之與婦。阿玉笑曰：「此時何能得？幸妾預儲於井中，君須自往釣之。」因授薛以短竿，上亦懸丈尺之綸。薛故笑而弗信，強垂其鉤，引之甚重，盡力而致之，鰓撥刺有聲。則一赤鯉，長三尺，巨口細鱗，狀如松江之鱸，目猶睜閃也。持歸庖廚，有頃，即呼曰：「魚具矣！」取以饗客，莫不稱美，薛亦驚歎其奇。如是者有日，薛既好客，一時名士又喜與之納交，因而客至益伙，薛之名譽遂益彰，即薛之學業亦益進。俄而登桂榜，旋又捷南宮，皆阿玉治庖之力也。薛無他眷屬，攜之郡中，將授職，忽辭去曰：「君之大德已酬，妾之事畢矣！請放妾歸山谷，再修本真。不然，碌碌紅塵，日以汨沒，行將與草木同腐，豈能尚有所為哉？」薛聞其去，乃大驚。挽之曰：「賴卿得有今日，正思報我糟糠，何卿言別之速也？」阿玉堅執不留，薛強之，忽言有病，至暮奄然逝矣，其面目固依然人也。薛大悔，遂具衣衾。至夜忽失其屍，家人皆駭，惟薛知其故，置棺槨，納衣履於中，以禮殯葬。同人聞其空槨，咸來詰問，薛始娓娓為眾道之。

外史氏曰：四公子致客數千，以其富也。豈貧無立錫者，可以彷彿一二哉？乃竟致之，且多以致之，享榮名，膺厚實，飛黃騰

達，胥根於此。非其一念之慈祥，並其無窮之癡想，有以作其基耶？阿玉之嚴密，自是妙人。若徒羨其烹飪，則猶是口腹之輩，而非深知阿玉者矣。

### 鬥蟋蟀

促織之戲，肇自宋明，沿及近世以來，遂流為賭具。日出為市，好事者多從之，釀錢合鬥，恒至數十緡不止。都人有楊姓者，專其利十餘稔矣。生子頗聰慧，貌且秀美，楊固習於市井，不使讀書，日惟攜資從己游。因而蟲之材力，蟲之性情，靡不知。耳濡而目染，童而習之，較乃父為尤勝焉。年弱冠，適有宦於杭者，亦酷好此戲，以楊之拳蟲有法，募令從行。楊以老辭，遂令其子從之。往居杭，年餘，楊子無他技能，所獲無幾，頗失所望。一日，聞淨慈靈隱等處所產頗佳，乃白於主人，往覓之。從以二隸，攜單持筒，蹤跡於茂林芳草間，迄無所得。薄暮將歸，緩步於白沙堤上，忽見一肩輿，後有二婢從之，其行如駛。及至楊子前，輿中人突以素手攀其幔，小語曰：「蟲伯樂竟在此耶？」楊子故莫解其語，然睨之，微波橫溜，媚臉半呈，迥非目中所習見者。神魂頓失，蚩然木立，輿早疾馳而過。乃行未數武，一婢忽折身旋返，迎而語曰：「清波門外顧家娘，蓄有佳蟲，頗健鬥，請往一觀。」楊子會其意，遂給二隸曰：「汝等亟歸稟白，渠處蟲果佳，吾當售以報命。」隸不敢撓，竟自去。楊子從婢行，因詰其家官閥，答曰：「主人亦大好官，歿已多年矣。」無何，抵其處，天已向晦。楊子視之，高門華屋，雖不甚修整，而寬廣異常。聞者數人，皆圓帽青衣，絕不類時世裝。見婢亦莫交片語，楊子心頗駭異，不得已而隨婢入。至於庭除，婢未及稟覆，其人早降輿而出，命婢肅賓。全身已露，則煙鬢雲鬢，霞臉蛾眉，年僅二旬餘，綽約人也。楊子習為人役，睹此垣赫，不免震驚，乃直前牛跪。婦顧之微笑，止之曰：「勿作此態。子有絕技，奈何以廝養自卑！」遂敘衽遜之入，楊子幾措身無處，蹶然而行。庭後高屋五楹，花竹繞砌，遙聞嚶嚶之聲，清如戛玉，即所蓄之大蟋蟀焉。履未及階，湘簾高挑，又有美婢四人哄然出迎。婦延楊子入室，處以賓席，楊子更踟躕不安。婦因謂曰：「聞子之於促織，頗得家傳。且來自帝都，見聞應廣，故特屈來與子戲，消此永夜。」言未已，遍室皆燃巨燭，輝煌如晝。楊子竊窺，四壁皆以文楠為架，異錦裝璜，上列細泥陶器數百具，制絕精工，皆蟲也。婦一頓指，侍婢即施紅氍毹於地上，設錦褥，置鬥盆，以瓦為質而範金於外，刻鏤雕文，更極匠巧。婦先起語楊子曰：「子之於蟲，不第鳴之而通其意，當必聆之而識其材。架上物唯子自擇，予亦以一蟲當之，姑先嘗試，可乎？」楊子欣然從之。於是婢執燭，婦導以行。盆盈於架，皆嵌小牙牌鑿銀為字，楊子故不識之無，疑即蟲之名號焉。斯時彩色炫目，蘭麝薰心，楊子即善於品題，亦無能月旦。流覽數四，罔知所從，遂冒然指一盆曰：「得此足矣！」婦微哂，亦命婢取其一，偕返中庭。兩人席地坐，明炬張燈，婢又進金絲罩、玉筒諸物。楊啟窺見蟲，早已氣沮。及鬥，婦之蟲三躍，楊之蟲果已披靡，婦與婢皆鼓掌，哄然盈室。楊子少年負氣，起請再易一蟲，婦亦笑而許之。楊子乃自往物色，得之於西北隅。屏息良久，側耳傾聽，大喜，自捧之來。及燭下，啟視之，銳喙勁足，鐵背金頭，昂昂然真英物也。婦一諦觀，即掩其盆曰：「此非凡質，不可以空言鬥，願以一物為彩。」楊子慨然請命，婦曰：「予蟲若負，當以盆罩贈子，無所吝。子蟲若負，其如之何？」楊子頓悟，已實擊身無所攜，遂不敢答。旁一婢笑曰：「昔主君與娘子較，娘子負即得當夕。今反其道而用之，楊子之身，豈其一無所有乎？」婦聞言面赧，而意似首肯。楊子亦解其指，心竊喜，即起曰：「敬諾！」遂復鬥。甫入盆中，新蟲鼓鬣一鳴，故蟲早趨足而遁。楊子亦大笑，輒取盆罩以自與。婦哂曰：「牧豎兒唯利是視，何竟如此？汝既轉負為勝，予當大敗請復。」語次，曰婢令別取一蟲來。蟲至，鬥於盆，踔厲良久，相持不下。婦乃頓更莊態，始而掠鬢支頤，指顧笑語，繼乃擲身移坐，媚態紛呈。卒以螻首枕楊子之膝，旋以柔荑撫楊子之腕。楊子慾燄已熾，遂不暇視蟲。未幾，聞婢群噪曰：「楊蟲北矣！」楊子視焉，蟲果出於盆外。則婢之黠者，乘其意之不在，竟以纖手出之，而楊實未及知也。眾因請曰：「天緣可卜，蟲實良媒，楊子固無辭，娘子亦幸無固辭。」婦不言，手撚裙帶，而首之枕楊如故。婢遂不再言，亟撤鬥具，促婦起，擁之以行。屋側另有臥室，衾褥綦華，楊子與婦，解衣就枕，婢乃以燭去。婦既柔媚，而枕席之情又倍加恣肆，楊子遂顛倒於情中，臥以為不世之遇矣。倦極方眠，群婢復至，啟曰：「明星煌煌，固難俾畫作夜也。」婦乃攜楊子起，垂淚訣別曰：「一夕新歡，三生深幸。但妾非生人，實故宋平章賈似道之寵姬也。生時以色專房，緣渠好鬥蟋蟀，妾輩亦以此逢迎之。幸先平章而天，遂並戲具納之窀穸。昨見子風流玉立，不覺醉心，因借秋蟲復沾春色。惟不敢久留吾子，謹將盆罩二事少志歡悰，幸勿棄捐為囑。」言訖，取以相贈，乃命婢導之以出。楊子雖不通文，然知身在鬼域，不勝戰兢。甫出門，略一回顧，則荒墳三處，屋宇杳然，益股栗不能舉趾。踉蹌而前，幸逢堤畔，約半日始返本署。乃主人得隸回報，既已懷疑，及詢之，又都類誕妄。楊子無以自明，始出盆罩以獻主人。細玩之，土色斑然，果非今世物，方釋厥惑。居數日，楊子患河魚之疾，彌留匝月。主人慮焉，畀以百金，命僕送之北上，其物遂留於越。餘在錢塘，曾見之於某巨家，則已珍為玩器矣。

外史氏曰：蟋蟀微物，以似道之奸雄，何竟嗜好如此？及聞是事，乃悟記雲：似道在半閒堂，與姬妾為促織之戲，亦明皇蝶幸之遺意，為色荒之所致歟？獨惜楊子不文，且膽落於鬼語，不克詳詢其梗概。然窺此一斑，亦可助風流之談柄，而膾炙人口已。

### 狐判官

新城杜梧，少時習刀筆，為縣吏。宿於公廨，每值兩夜，即有美女來與其寢處，卻之不能，久而尪羸。一日，昏然如死，夢至一衙署，絕類縣治。諦觀之，則邑中之城隍祠也。出入皆公役，亦多熟識，但忽忽不憶其姓字。繼見一老吏，侏儒短小，鬚髮浩然，乃其同案某，以老疾而卒，歿又未久，頗能識之。因就而諮詢，老吏駭曰：「若正少壯，何由而來此？」杜以情告，老吏曰：「此狐判官之所司也，盍往謁之。」亟引杜就東廡，見一人須毛如蝟，形狀極醜惡。老吏代白其由，且為之緩頰。判似有難色，老吏又曰：「人鬼雖殊，實同桑梓。況案牘是司，彼此均屬吏道，君可念不念乎？」判無以辭，乃引杜入室，親檢簿籍。甫一目，即慨然曰：「予以少年色狂，思污一孀婦，狐因抵隙而來。病雖可為，但狐無能力祛，可奈何？」杜自揣並無是事，遂力爭之。判取籍與觀，則大書曰：「某月日，杜梧見鄰婦王氏，心竊念之；渠夫新卒，倘逾牆而擄之，為歡可期矣！」杜始悚然。判因曰：「斯時予幸以差出，遂寢此念。不然，禍且不止於此。今受某兄重托，更念道之相同，當為召狐，以禮責之，或可以免。」於是以片紙書數字，顧室中一人曰：「速召東城破廟狐來！」持帖去。有頃，果見一狐，大於犬，徐徐而來。判引之與語，狐似桀驁不馴。判麾之使退，復語杜曰：「狐固無禮，宜以法懲。然妖由人興，幸子廣有餘算，今歸，正心以祛之，且延醫治療，病尚可已。至於意念之惡，尤所兢兢宜慎也。」老吏亦以此相囑，相送出署。未及半途而寢，則家人將暨踴矣。自此杜以義理自閒，又延某名醫，投以妙劑，疾果愈。後值獨宿，狐輒來與之調笑，備極款洽，漸且以白身昵就。杜惟誦「妖由人興」一語，不為少動。數夕，狐亦漸厭，因自語曰：「三日不見，非復吳下阿蒙。」遂去不復來。杜又棄吏讀書，以明經入泮。迄今嘉言懿行，邑中猶推宿儒雲。

外史氏曰：意念之惡，人所未知，以故受譴尤重，古人言之屢矣。奈人不能誠意，遂不免妄念。詎知狐之伺之，且將乘間竊發乎？旨哉，狐判之言，不必懲狐，惟期正己。非明於聖賢之道者，不克臻此。冥司慎選吏椽，所得皆正人。如老吏之侃侃，已可想見，況聰明正直如狐判者，詎可以須毛如蝟而少之哉？

### 鍾鼎

寧波袁太守，故明之循吏也。有二客昆季，長曰鍾鼎，次曰鍾鼎，舉司衙務，人皆以大小鍾別之。方公為某縣令，大鍾即從公。及公曆任丞牧，小鍾適來省兄，見其醇謹，亦留之。公任之如左右手，兩人事公以忠，待人以禮，苞苴不行於冷面，關說莫移其剛腸。公雖未以賓禮待之，而置腹推心，不啻骨肉，僚友咸慶公得人。時郡中有疑獄，久而不決，公將揭宰而不忍，因謀之於大鍾。對曰：「土人攻苦十年，始克出宰百里。某令非無才者，但事屬曖昧，倉卒難明。請公子肅旬日限，或可以白。」公知其俠且才，笑而許之。大鍾故多髭，慮人識之，乃截須拔眉，衣敝衣，乘昏出署，變姓名為人傭。未及期，果得其奸狀。蓋邑有豪家，素習強橫。以其居近清溪，托言鑿池，引水入園，凡奴僕及佃人有不適意者，輒生而納之溝中。既斃而後棄之溪內，急流迅下，瞬息數十里，人因莫測其致死之由，斃者且不一人矣。一日，主私美婢，主妻見而怒。乘主外出，撻之無算，亦如其法淹斃之，遽投諸

清流。邑人見屍，投首於卒。幸驗之有傷，無敢判為自溺。且係外鄉人，絕無屍親，因榜於通衢，而行路皆知。於是前所受害諸家，咸疑死者之不明，群起赴訴。又不知婢出豪家，莫敢指為怨府，豪益自得，所為愈暴，而獄更經年不決。幸大鍾見及於此，出署即投豪家，以金賂其左右，為之先容，使為冀除之隸。暇與豪家群兒戲，誘之使言，遂如犀燭，並悉婢之姓氏由來。遁歸告公，公以他事命役馳召婢家。既至，躬親聽訟。婢之冤雪，眾之死遂可類推，豪因盡伏其罪。案定，公以功歸卒。幸得無患，深感大鍾之德，饋以百金，義不受。乃自大鍾以此案外出，小鍾代紀其事。署中人深嫉其寵，思以中傷，遂偽為私書瀆陳公，許有重賂。乘公將出，遽然投之於小鍾，蓋冀公見而訊之，使之無從置喙也。詎小鍾少年持重，見公出，輒以獻之。公果一覽而笑曰：「此陌之妄思污惠也。」既而熟睹其名，若不釋然，則其牘尾所署者，為某縣大尹。公素薄其人，因疑其有所干求，強以賂請，一時微有怒容。小鍾見公色動，謂公疑己，遂亦不敢有言。及公退休，即長跪力辭，請以他人更易。公乃笑而曳之曰：「若勿爾爾，予之所惑者非在若。某貪濫素著，今竟以不義之物妄思嘗試耶？」小鍾始悟公意，復跪白曰：「鬼蜮之奸既已難逃洩鑿，豈能污鼎者，獨不能污宰乎？蓋以宰之稟牘比而觀之，當悉其非出一手矣！」公如其言，驗之信然，更思窮治其事。小鍾又力求寢息，惟曰：「雋不疑且不自辯，公乃代為辯之，是益樹鼎之敵也。」公解其意，遂不問及。大鍾返署，公乃專任兩人，而郡中大治。如是者數年，而禍作。初公以久任不遷，頗懷觀望。時值政在嚴氏，父子擅權，黜陟在其掌握。適浙西某令以卓薦入都，公之故吏，實嚴氏之私人也，過郡謁公，公見之。語次，頗以瓜期為嫌，令即以夤緣說公，謂得萬金，可以謀遷一秩。公時已熱中，將欲曲從，而大鍾已側聞其論，不勝勃然。及令出，即面叱之曰：「誘吾主與不義者，汝也。東樓夫子，走肉行屍，若輩恃此冰山，赤日一出，勢將壓覆。何更思煽惑正人耶？」令聞言大慚，抑亦無如之何，抱恨而去。大鍾既斥某令，又與弟力諍於公，公始悔，遂不致饋於令。令亦無顏再謁，揚帆北上，而心並銜公。至京，藉嚴力竟登烏台。聞與世蕃述此言，世蕃大恚，致書浙撫，以陰事劾公，奉詔解京，並逮大鍾兄弟。闔署倉皇，罔知所措，惟大鍾笑曰：「予已預知有此禍。然使吾公鍾椒山之後，不致人目為嚴黨，不亦榮乎？」因與小鍾謀曰：「今使吾兩人與公同入虎阱，固足以報公。但吾公老矣，而夫人年少，兩地皆需人，不可以徒蹈湯火，竟置大事於不問也。」遂乘緹騎未來，悄然夜出，不知所往。公覓之不得，既已切齒痛心，而上而僚佐，下而吏卒，亦莫不髮指。至於署以內之唾其負恩，郡以外之詈其賣主，又復難更僕數矣。公因俯首就逮，囚服赴京。夫人亦幽於任所，奇慘深痛，莫可形容。公至，錦衣毒加拷掠，亦不俟其誣服，輒以獄上。公論棄市，妻子流徙，敕下胥如吏議。幸值大醮，公得緩死須臾，而夫人早已簽名遠配矣！惟時大鍾兄弟慮人偵獲，匿跡山谷間。數日，大鍾謂弟曰：「公事滅裂，予職其咎。向特留此身，以為外援，非可埋首不出也。今日之事與弟分任之，其可乎？」小鍾曰：「諾。」因請其良策。大鍾曰：「公之斬重者在身命，而其次即在嗣續。吾將北行，以圖全吾公。而夫人勢將南去，實所隱憂。倘公幸脫天牢，而不能復圓鸞鏡，其如之何？」小鍾即慨然曰：「此實重務，弟不敏，敢請當之。」大鍾不語，惟熟視小鍾，色似愀然。小鍾疑而詢之，則曰：「非兄疑弟，夫人少艾，而吾弟又在青年。倘成不世之勳，反抱不白之怨，弟亦何辜！吾將往從夫人，而公之事非吾莫辦，是以不禁慄慄。」蓋袁公久亡原配，夫人以閨媛新續膠膠，是時僅廿二三耳。小鍾聞兄言及此，意亦躊躇。良久，忽忿然作色，詰兄曰：「父母與公孰重？」答曰：「父母生我，公固不啻生我也。」又詰曰：「公與身孰重？」答曰：「身有重輕，於公則身亦可輕也。」小鍾乃崛然起，自拔佩刀，且以手捋其衣曰：「弟常涉獵傳記，竊見豫讓轟政，皆能以身報主。彼非無父母也，況弟幸有兄在，父母血食可以無斬。今請以此報公矣！」於是自捋其禪，以左手執勢，以右手舉刀，盡力割下。義激而力猛，血出如泉，小鍾早昏絕於地。大鍾悲且喜，急掬土為之按捺，且祝曰：「天不殄吾公祀，則吾弟可生。否則從此逝矣！」言未絕，小鍾已呻吟復甦。語大鍾曰：「適見一白衣人，以柳枝蘸水，遍灑吾身。意者其觀音大士乎？」因視其私處，既已結痂，亦絕無痛楚。遂自起同兄頂禮，大鍾始授以策。且曰：「公之獄若成，勢不能庇妻子，夫人將遭戍，計時亦啟行。弟自北而南，即得遭之於途。後事好為之，兄固不煩多囑也。」遂分其囊橐，分袂邁徵，絕無戀戀之容，其義烈概可想見。小鍾已留髭，至此皆自落，緝者既未易辨識，況某令之意在鍾，而嚴氏之怒獨在袁，公既身陷大辟，法網遂亦少疏，小鍾因得徑行無懼。直抵黔楚之交，始聞袁公之產已籍沒，眷屬解配，不日可止荆南，遂備於傳舍以俟之。夫人惟隨一嫗，果於旬日顛沛而來。暮宿逆旅，適與小鍾遇，幸解者數人飲於外肆，乘間進謁，哭拜於地。夫人故不識，惟嫗尚識之，而訝其無髭。小鍾一一細訴，並請從行。夫人疑而固辭，嫗重其義，代言於夫人，請自驗之。遂與小鍾如側室，去衣一視，痂猶未脫，嫗為之太息。亟白於夫人，亦為感動。始與小鍾謀，以重金啖差，謂是母家，因有遠行遣來服役者。差因受公僚友托，莫之敢拒，遂許以偕行，然猶僅司外事也。及抵配所，未三日，嫗因暮年重染煙瘴，以疾亡。居惟斗室，四無垣牆，小鍾露宿於外。夫人憐之曰：「汝猶婢也，何妨共此室處？」小鍾初猶力辭，乃畫出入山斲薪，至夜復重冒風雨，漸不能堪，始肯入。然必夫人先臥，而後以束草置地，枕藉而眠。且事夫人如母，下氣柔聲，承顏順志，惴惴焉惟恐少拂其意。於時夫人幸有餘資，衣食粗給，無虞匱乏。無何而歲饑，歲饑則盜起，滇南六詔以次稱兵，居民遂不能安枕。小鍾白於夫人，將徙以避之。未及而寇來，人咸奔竄。夫人素嬌弱，弗能舉趾，小鍾乃負之以行。北走崇山，日百餘里，足踵盡裂。夜宿空室中，夫人安寢，小鍾慮有不肖，持挺徼巡，目不交睫者浹旬。幸獲樂土，小鍾乃伐竹營室，草創數椽，奉夫人而居之。夫人憫其勞，呼使同榻，則辭曰：「形軀雖異，然在上下之義猶不可廢。」明日之晨，具言避寇居之故，蓋恐袁公幸生，或有赦來，無從偵訪故也。乃自此夫人之所攜既蕩，小鍾又無敢遠出，惟有畫織蒲，夜捆屨，以供饗。抑且滌釜炊食，一切自任。夫人尚助之，即跪而謝曰：「有籍在而主母屍饗，不免罪戾。」究不使夫人勞。居近三年，只如一日。夫人得小鍾侍養，雖甚念公，幸猶安佚。惟公自抵京師，棘圍深錮，桎梏纏身，而且百憂煎其中，四肢傷於外，洵洵傳播，不日即明正典刑，亦既心灰氣絕矣。忽一日，獄吏來視公，引與密語曰：「某公主使人傳語，謂君與粉侯為中表之戚，囑餘善視君，幸自寬慰。」公茫然無以應。徐詰粉侯姓氏，獄吏乃自耳而白之，則亦實無瓜葛。然慮急難之時，遂偽應曰：「是誠葭草，初不意猶念及予也。」獄吏大悅，重與公為禮。因曰：「此地穢污，不足以處。」遂命隸冀除一室，盛其鋪陳，狀若上賓之館，移公而居之。至夕獄吏又來，具酒饌餽公，因與對飲。微酣，復屏人語公曰：「君之事似有可為。公主欲為君乞恩，而礙於嚴老。昨已浼朝天宮法師，為上言星象不吉，宜緩刑獄。其人實上所親信，已敕法司，各加復勳矣。」公心竊喜，亦姑頷之。閱數日，獄吏復來報公，則公主已囑法司，令將公罪末減。且某侍御有忤嚴府，嚴府頓疑其言，故稍稍忘情於公。惟原參甚重，寬典難於遽邀，緩留詔獄，再當徐圖。今已定議白嚴相，嚴相無詞，法司且往覆公主。吏因此為公賀，公益弛然於心。然自徙居以來，日恒有人以酒食饋，亦不言其所自。公問之，則以獄吏對，公乃深德獄吏，遂成莫逆交。迨事局既定，又有人以成衣進公，長短直如身度，公頗訝之。由是鮮衣美食，逍遙獄邸，雖不克撥雲睹日，亦已身逸心安。囹圄數年，而嚴氏忽棟折榱崩。籍其家，得所與浙撫各書，始悟公冤，以原秩出諸獄中，既已五閱寒暑矣。乃公甫出獄，即有人乘堅策肥，舁一輿迎公，且直前俯伏，持公足而號泣。公視之，其人雖眇一目，跛一足，而形狀宛然，實大鍾也。公在昔從未斥其名，今值盛怒，因叱之曰：「肅，爾猶來見予乎？」泣而對曰：「此地不敢稟白，請公至肅家再當上告。」公時無所歸，勉從之，而猶悵悵不已。初不知回天之功，舉皆出自大鍾也。蓋大鍾有內兄，服役於公主府中，歷有年所，其妻又代主乳哺，積有勤勞，公主故厚遇之。夫婦每盛稱二鍾才智，公主以府事廢弛，每恨不得二鍾，而為之代紀。其內兄曾以書召之，二鍾因從公久，不忍舍之遽去。此其本末，大鍾已歷歷在胸，故當日毅然北行，實有所恃也。比至途中，深慮人識，乃以灰瞽一目，石損一足，亦已備嘗奇苦。及至府中，見其內兄，又仿秦庭之痛，涕泣通宵，勺水不入於口。其內兄乃命妻白主，悉公冤狀，並述二鍾自殘之苦。公主素重其能，且憐其義，遂許為經畫。大鍾始為主用，所有諸務一切井然，益蒙公主寵任。公主本世宗胞姊，少而寡，晚年以郡主晉封。世宗素敦手足，公主遂乘間用事，朝紳多出其門。大鍾假主威力，營謀幹旋半由己出，公主亦知之不問，故得出公於陷阱，公故無由得知。迨至其家，大鍾正位再拜，始泣訴其原委。公由悟生感，亦持之大慟。繼視其屋宇，都類素封。大鍾久無室，公主以侍兒資之，孿生二子，是年已過歲矣。大鍾張筵賀公，公感主德，欲往謝。大鍾曰：「祁奚不見叔向，叔向獨可見祁奚乎？」公乃止。鍾又言弟事，久已奉夫人南行，迄今魚雁隔絕，尚猶未遑存問。公聞小鍾自闕，倍甚感激，而意中猶未遽信。大鍾又以致仕勸公，公從其說，遂以病狀赴部，

竟得冠帶錦旋。公之事既已年湮，雖奉還產之詔，所償者百不及一。大鍾以千金命人為公治第，更以數百鎰潤公行色。臨行送公河乾，跪而言曰：「分宜從公，再效犬馬。但為公事，主之恩，尚有未酬，今請暫留為借臣。抑更有請者，肅之弟形體既殘，筋力亦瘁，願公放之北還。渠已不克誕育，肅以一子嗣之，繞膝牽裙，庶可以少慰其意。」言已，哭不能仰。公諾之，感觸心事，益更流涕不止。蓋公年六旬，因值多難，尚未誕有令嗣也。揮淚揚帆，至家，夫人雖經遇赦，以路遠未至，又數月，始達本籍。小鍾先驅人見公，公一睹其形狀，面媪聲雌，儼然宦監，始信大鍾非謬言。心乃大動，返迎而拜之曰：「袁氏倘有嗣，實若鍾氏之賜也。」小鍾亦泥首辭遜。及夫人至，少敘離情，即極表小鍾之忠盡。公更服膺，呼之以弟。小鍾究不敢承，盡禮事公。公憶大鍾言，為之整裝，使其北上。辭曰：「所以歷艱險負羈縲以從夫人者，實為公也。以公盛德，必將有後。今夫人已歸，肅請俟公子誕生，少啖湯餅，即自行。」公因聽之。期年，夫人舉一子。公大悅，名之曰肅錫，以志小鍾之德。歡宴經旬，小鍾始束裝就道。及至京，見兄，引謁公主。公主知其闕，命為都監，總握邸中事。大鍾乃以家授弟，愾然曰：「公之厲階實啟於予，而累弟至於虧體，予又安享妻子之奉，於今數年，弟所未有也。今汝旋返，吾子即若子，叔嫂其共處，教以義方。吾將往從吾公，圖報其未盡之德，幸勿我念。」言訖欲行。小鍾挽留之，究不肯聽，遂往袁公處。公以老友待之，杖履追隨，益徵相德。惟小鍾撫育兩男，及長，教以躬耕。誡曰：「慎勿干預人事，汝父與若叔，良可鑒也。」迄今數傳子孫，皆以農夫沒世焉。

外史氏曰：觀大鍾行事光明，自是偉丈夫。且能營脫袁瑩窗公，豈其辜恩不報者比。但叱座賓，頓忘鼠器，實為公之禍異基，似不可訓。獨小鍾溫柔敦厚，絕少圭角。即偽書一節，草三已足徵其氣度。而自宮從戍，奮不顧身；茹苦事人，毫無倦編卷色；凡其所處，又較乃兄為尤難。予故為小鍾立傳，並附大四鍾於其間。

隨園老人曰：熟讀此傳，餘頗疑之。蓋日中固未見肅，亦並未見肅。浩歌子猶不滿於大鍾，談何容易也。

#### 鬼無類

宛平謝紫庵有墳莊，距都門十里有奇，甚邇也。其猶子數人，率多遊蕩，以其地產鶉，冬月輒往覓之，恒數夕不歸。比閭又多其類，亦以墓田在彼，兼有居停，皆游而忘返，故萃處每十391數人。晨則踏雪窩禽，夜則圍爐飲酒。即漠不相識者，其情同，其事同，遂言笑同，亦紈袴之積習使然也。一夕，又群居，藏醕既罄，驚材未得，相對無聊，乃劇談以消長夜。言涉怪異，樂且不疲。時夜色已深，眾中有膽怯者已毛髮微豎。忽一人曰：「舊傳謂鬼無類，究亦憑虛之論，疇曾見之？」又一人曰：「予試驗之，我輩中有無類者，即鬼是已。」因試以己手遍探座客。至一人轉背匿笑，堅不許摸。眾共強之，突以厥首反向，短檠之側，眾遍視焉，則自唇以下無所有，絕類小兒面具。不禁大駭，狂噪而奔，舉室不及俟履。甫出屋門，頽然皆僕，猶聞鬼聲噉然，益大怖而號。村人聞喧出視，則累累如貫珠，疊臥地上。笑而扶之，其下有物，尚信不絕。燭之非鬼，一徹夜之犬耳，不覺大嘍。眾驚定，亦為粲然，始詳言之。翌日皆歸，蓋自是無復弋鶉之志矣。

外史氏曰：青燈黑夜，談鬼為佳，而不知鬼即在其中也。當諸人快談之頃，鬼必不能默然。奈何膽落於無類，竟使說鬼之鬼不獲齧吐其說，能不啻噉豬腸兒敗人清興？

#### 秋露織雲

鬱生名璠，號秋軒。毗鄰紳家子，折節讀書，通五經，能文章，郡中衿士舉不以膏粱少之。然試輒不利，三躓棘闈，於是學益苦。鄰有廢圃，買而居之，少置花木，草創數楹，蓋為藏修之所，並非作窺園之計者也。寢於斯，食於斯，定省而外莫入中堂。即時遇細君於寢門，亦不少通言笑。在琴瑟之素睦者且如是，而燕游之朋，談宴之舉，更一切屏絕。居數月，時值新秋，槐黃期迫。生已科試有名，計日將赴省，因攻苦倍亟。俄聞身後有人小語曰：「如此用功，那得不中？」驚顧之，寂無所見，乃大駭。猶以為耳音之誤，及復讀，又語如前，不禁悚然。而業不忍輟，因移坐默誦，意蓋靜以伺之。無何複語，雜以笑聲，則不當生前，仍居生後，生因毛髮俱豎。亟呼僕，適值他出，不得已而納屨以奔。比出戶外，又聞室中言曰：「不識秋露織雲，那得便中？」其言絕嬌脆而清，如佩玉之鳴。心忽少動，且行且思曰：「飛瓊綠華二傳，古人果不我欺乎？」遂躊躇不欲歸。及門，又將旋踵，僕適自外來，遂相偕返室。岑寂依然，生諱之，竟不告僕，仍前肄業。至夕，將歸內寢，恐致父母疑，且慮僕婢笑，遂復下榻蕭齋。幸而竟夜無擾，心乃安。生故五夜起讀，是夕因憊不能寐，起倍恒時。僕惟侍盥濯，別無事事，矚其展卷，亦潛就睡鄉。生頗有戒心，誦不能暢久之。甫復其故，而嬌韻嚶嚶在耳廂大作矣。生不勝震恐，輟業靜聽，其音實在幾之左右，近且咫尺，恍若兩人對讀者，調協聲一，絕無抑揚高下之殊。初猶駭而呼僕，嗔其弗覺，及徐聆之，則又別更一藝，迥非已所習者。義與筆妍，金科玉律，其題則唐棣之一章也。生本嗜文如命，遂以不懼，竟捨己業而從之。共案呶唔，儼然益友，惟是衣香襲鼻，口脂頻吹，使人頗不可耐。然而生具夙慧，數遍即能熟一藝。比及成誦，冥冥者又頓易新篇。迨至漏盡聲息，生已得佳文五首，不禁忭躍。揖而謝之，只聞笑聲吃吃，俱入壁中而去。生至晨遂不復讀，折紙濡毫，盡錄其作。於時久不窺戶，因此復出訪友，舉以相示，見者皆咋舌，謂是飄飄欲仙，取元魁直如拾芥。生益喜，歸齋不忍釋手，益更熟讀，至夜分不寢。且為詰朝計，托言晨饑，命僕具果餌，蓋將以酬其金針暗度也。乃生方恬吟，吻邊忽有茗一杯，香冽異常，且笑而語之曰：「那便如此苦讀，解元郎寧不患口渴耶？」生驚視之，未見其人，先睹其手，纖瘦而潔白，儼如玉盒。而蟬鬢花腮，雲衣月態，早已逼近其側矣！生雖熟識，不免愕然。泊乎舉首，又有一美人以朱盤貯果數枚，笑置案頭曰：「啖此當連中三元。」生因釋捲起謝，而深慮其妖，乃整衣以禮相見。兩美不答，惟相顧而哂曰：「迂儒故態猶昨。」生復遜之坐，詢及姓氏，一美人笑答曰：「昨因不平，已將小字入君耳。渠即織雲，而妾實秋露，本書仙侍兒，謫居人世，已近百歲。以異數當奉巾櫛，故根尋至此，幸勿卻。」生故解其來意，聞言而倍懷首鼠。惟謝曰：「鱗生不才，敢有仙眷？況拋金闈少年，實因月桂一枝。冥數難知，盛愛似不敢領。只以文字交，不致墮於欲界，差為厚幸。」語未已，織雲即從旁贊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束錦而行，可謂詞林妙品矣！雖然，不慕裴航，何以頓懷張碩？遲遲門外，欲去仍留，司馬昭之心豈路人竟未之見耶？」生語塞。秋露乃剖析曰：「君固有志圖南，惜乎重染腐習，將不免為斥鴳矣。夫欲成不世之名，原不關數行闈墨，矧務舉子業以冀首肯於朱衣。即今晨五藝，已如操券，文心患不活潑耳。一以貫之，遠道不遠，奚必青燈獨宿，皓首窮經，始能居孫山以內哉？」生尚猶豫，織雲復笑曰：「三科康了，一枕孤眠。倘潦倒場屋，勢將鰥此半世，文章真誤人不淺。」生亦不覺捧腹。秋露即就案上取前文為生指迷，一一提其要領，因曰：「君之積習沉痾，斷不能聯捷甲科。然從此貫通，縱場期伊邇，今秋可以獲雋。切不可亟赴南宮，自覓劉蕡之恥。歸來與妾等處，不出三年，玉堂金馬可以立致。但當去此陋室，別構名園，快日爽心，自足伐毛洗髓，幸勿以妾言為謬。」語竟，與織雲俱起曰：「君猶疑忌，俟鹿鳴宴後，敬當以衽席奉賀。」遂就燭下冉冉而沒，倏不見。生時已司空見慣，不以為怪，亦就枕。自此日惟即秋露所言者殫心揣摩，少通闈奧。及為文，頓異故吾，同人亦莫不稱許。因而變其拘迂，出而與人酬酢，雖未接杯酒之歡，而逐隊隨行，亦不甚埋頭於書本下矣。迨赴省垣，將入闈，忽有小童以漆盒至。詢之則曰：「織娘子之所饋也。」生心知為雲，啟視焉，則桂圓百枚。初以為嫦娥之代祝而已，將語小童，旋失所在，及分其半而攜之。搜者以果結於樹，絕無可疑，竟聽其將入，即生亦罔知其有異。次日味爽，題紙飛下，頓思以圓佐茗。剖之，與恒果迥殊。生就燭諦觀，實以綿紙團成者，細楷如蚊翼，極目力始能見，乃時下才人之預構也。生大喜，乘暗破丸，得文數百首，兼有目次。就題物色，則首場書藝，雖未吻合，亦既不中不遠。生有此可恃，遂就卷揮毫，無殊宿構，固不俟於脫稿，而三作立成。沿及經藝，順流揚帆，瞬息直下。明晨首先交納而出，同考者就而索觀，又靡不氣沮。二場又瓜分其果，攜入矮屋，表判既莫不工麗，三場五策出之九中，又典核超群。是役也，生未少費心力，已可望巍科。甚感雲德，恨不一晤，且不解其果中界限，何以判然不淆，益信為真仙。惟慮不得為眷屬，而狐疑因以盡法。已榜下，則以文有訛字，置之亞元。主司尤為之扼腕，惜其全璧微瑕，實則冠場之作也。生益感雲玉成，暇即祝於斗室，冀得一見顏色，而竟杳然。一日，忽於書中得小柬。啟之，字跡柔媚，蓋即二美之札，特以之申賀者。其意惟勸生勿北上，行且不吉。更願得郡中名園，以為藏嬌之所。紙尾數行，則曰：「君夫人久虛駕被，今幸折桂人仍返床頭，妾等不敢以陋質園。俟燕婉少伸，再當抱衾裯以事君子，今尚非其時也」，云云。生乃倍欽其賢。然以少年高

捷，不忍輟晦，竟不聽所言，束裝赴都。乃行未數程，從人沈猶狂恃主新貴，毆某縣隸役。令怒，作牒通詳，置之於法。以生為疏縱，削其科名，生遂垂翅復返。深悔不聽秋露，而服其先知，思晤愈亟。且當新黜之後，愧見戚族，聞無錫董氏，有別墅，花木森繁，地更幽邃，乃白於父母，以重價僦而居之。入園之初，適當季春上巳，生薰沐更衣，若有所俟，僮僕皆竊笑。且束書不讀，惟雲露二字不絕於口，亦多所不解。居甫定，盡驅從者就外宿，非奉使不令入園，一切添香烹茗之事，皆自任之，意蓋有所為也。閱二夕，生正對月懷思，而環佩璆然，兩美早聯袂而至。生大喜，下階迎之。纖雲先賀而後弔，秋露獨先弔而後賀，生亦不甚介意。相攜入齋，生因向纖雲申謝。雲曰：「自是妾強作解事，致君得而復失，不然君縱不中，亦不至於白衣，何謝為？」秋露因微哂曰：「婢子誘人懷挾，論罪尚宜連坐。」生與雲皆粲然。生復向秋露自咎，並服其灼見。秋露正色曰：「初以科名許君，妾猶時怛不定。乃君竟擢高魁，且重負妾約，行將看上苑之花，不復念梁園之舊，果遭蹉跌，纖羽歸來，此其所以宜弔而不宜賀也。今幸深繹妾言，別開生面，既不坐枯寂之禪，自宜有生花之筆。從茲扶搖直上，九萬鵬程，不難一蹴而至，則又宜賀而不必弔矣。況君家聲赫奕，當抱王參元之憂。縱使纖妹計行，億則屢中，將流言四起，重累清名，實亦妾所逆慮。」生聞其言侃侃，益覺心折，乃悟先弔後賀之故。於是相對敘闊，絕無畏忌。已而剪燭促坐，置酒合歡，雲露皆善清歌，兼工諧謔，每一曲梁塵欲動，每一語玉屑紛飛。語笑聲音，時達戶外，而僕輩竊如充耳，亦可異已。夜將半，生微醺，托醉先起。雲又飛一航來，謂生曰：「今夕何夕，情難自己，請以一語為觴政。能則先占枝頭，不能則退之殿後，倘中原並驅，則一箭雙雕。君亦慎勿峻拒。」生亦不禁大笑，因亦酌一卮，屬雲出令。雲即一飲而盡曰：「煙雲滿紙，君宜先賦行雲。」露亦朗然曰：「月露盈簾，郎豈遲揮垂露。」一時大噱，幾翻酒盞。遂同起。拂榻解衣共寢，左珠右玉，拂柳穿花。晨起，生頗慮為僕見。詎意奔走服事，若役瞽矇，悵悵然莫能覷。露與雲亦只默坐而已。及僕出，歡然萃處。露以手談教生，雲亦以白描之技進，生皆悉心學之。而且酒兵茗戰鬥於宵，鋤花種竹娛於晝。生室中故無樂器，惟古琴一張，露撫之，聽者忘倦。雲自攜有箏笛，時一彈弄，又復妙絕人寰。至於詩文典籍，無時不共相涉獵。探奇索異，辨難析疑，蓋不聞誦聲而生之業已大進。生雖深入佳境，久而忘歸，然至三朝，露必勸之歸省，至旬日，雲必勸之家居。而床第之私，露與雲舉不甚重。每曰：「郎君將飛黃騰達，忍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耶？」其賢淑類如此。若是者二稔，既無人覺其形聲，且兩人俱不火食，唯哺佳果數枚，絕無所需於生。而美醞佳茗，又皆有術以致之，以故內藏麗質而外靜浮言。生既博享韻事，集益閨房，因之心體流通，不啻脫胎換骨。初猶待露為之削，雲為之斲，相習已久，不費斧斤已偉然清廟明堂之器矣。露又勸生以文稿行世，廣致掄揚，人益信其前非幸中，名譽益彰。是歲，改籍游泮，再入秋闈，遂冠南省，中式第一人。明春將赴京取應，雲與露忽辭去，曰：「久曠職司，將歸天上，不得再捧君硯，可奈何？」生大驚，強之復留，繼以涕泣，露不從，而雲頗戀戀。露曰：「纖妹不能忘情，已墮色界，可以無返。郎君宜善處之，俾得出以見人。匿跡藏聲，究非長策也。」生乃喜。猶將留露，露即趨出，湧身向上，轉瞬直達重霄，倏不見。雲將繼之，甫去地丈許，雷聲殷然，乃懼而復下，喟曰：「孽緣自作，書仙良不可欺。」生雖失露，喜復得雲，乃少慰。因與雲計，使先行，俟之中途。生至維揚，托言乏嗣置妾，納為如君。僕人莫知其詐，雲自此飲食無異恒人，相隨入都，贊襄場務。生因戲之曰：「蠟丸密函，卿當為我預辦矣。」答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妾不敢以魚目混珠。」生竟聯捷成進士，殿試二甲第一。將受職，雲謂生曰：「人子魁名金榜，所以悅親也。大人以家累，實不克北來，君可無念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即乞假南旋。抵裡，雲始廟見舅姑，謁嫡室。細君妒其色，頗苛遇之。生因私述其默助之德，並白其異，細君以為誕。一日，生與雲皆在細君處，忽細君之弟來省姊，意蓋嘲雲。雲亦絕不驚避，迨客及階，雲乃以身就生，旋合為一。侍婢環矚，皆見生而不見雲，舉室駭然。及客去，雲故在生側跬步未移，細君始信生言，懼而修好。及生限滿，攜眷來都，閨中之雍睦不啻尹邢之相遇焉。

外史氏曰：適有巨家延師課子，年餘而學未增益。主人亦知名之士，因叩其故於師。師曰：「此子材器誠不凡，然使之困守寒齋，所就只可如此。若能予我千金，攜之遠遊，三年當一鳴驚人。」主人服其論，慨然從之，資以舟車，豐其囊橐，聽其攜子出行，戚友皆竊笑。乃師導其弟搜奇覽勝，南盡閩粵，北極燕齊，足跡遍曆數省。每值通都，則購異書供讀，而參考跡，晉謁名流，又無虛日。期年，弟倦於游，請於師欲返故里。師曰：「遊興闌乎？書可讀矣！」即就舟中指授，聊當下帷。及歸，鍵戶肄業。出其所作，先達皆為稱賞，因以成名，竟登高第。從可知坐破蒲團未必即悟上乘。文人之臟腑，務須剔透玲瓏，始可以筆墨為如意珠，題名雁塔，走馬曲江，但不宜為浮薄者別開蹊徑耳。故如雲露之蹤跡詭異，洵為理所應無。而化鈍為靈，化板為活，頗得此中三昧。至於慶鼎終成虛話，貪癡竟列小星，則雲之去露不啻徑庭。書仙之側尚有人，吾願閉戶潛修者，皆當馨香以祝之。

#### 蕭翠樓

苑之縉者，燕之諸生也。有鄰人子蕭姓，不言其名，性佻達，頗多穴隙行。裡之蕩婦咸與之私，邑人因以切齒。以其垣居妓館，遂私以翠樓號之。苑少未更事，間與之游，章台楊柳，攀折外則無所染焉。無何，蕭以瘵疾卒，苑因鑑於前車，少加搏節。忽夢蕭來召之曰：「僕案未結，須兄一往對質，幸勿憚於跋涉。」苑寐中頓忘其死，疑其以花事搆謗，詞涉於己，勉從之。行出門約數里，過一溪，水黑色，腥穢撲鼻。苑欲止，蕭固強之，乃褰裳以渡。又裡許，始見屋宇，則蘭若，絕非衙署，苑心頗疑。久之，闕其無人。有巨像當門而立，幾與簷等，赤金色，面目絕不可見。蕭即跪拜於地，苑亦俯伏。像忽發聲曰：「此案結之已久，老僧以婆心度世，故待苑生來。今渠至矣，汝盍行乎！」蕭猶囁嚅，似有所言，像嚴聲叱之，蕭忽不見，像亦歸於烏有。苑大駭，不敢深入，反身卻退。比出時，則行者肩摩，往來如蟻，非復向之寥寥者矣。苑茫不解其故，逐隊而前。忽一人短衣陋貌，狀若鴛奴，拱之曰：「苑相公故多豪興，何竟來此一遊？」苑以蕭事語之。其人笑曰：「大好大好！請從我去，不第可以釋惑，且可快觀。」苑喜，徑從之偕往。旋至一處，粉垣四圍，有側門。其人導以入，且語曰：「欲窺隱秘，當非正路可也。」及入而視之，華屋數楹，皆內向。旁開月窗，障以紗，燭光外射，頓悟以晝為夜。俄聞笑音，室中似有數人，語雜猥褻。苑故習於此，心微動。其人使苑伏牖而窺之，內方肆筵豪飲，一長髯者據中坐，旁四客皆甚粗鄙，袒裎露臂，相與大酺。侍者惟一美少年，執壺而立，只可十四五，姿容娟秀，面頰向人，美目中恍含餘淚，時時潛拭以巾。及視其衣，綠襦紅棍，當是嬰童。苑方靜坐壁上觀，忽見長髯者顧謂客曰：「翠樓尚多做作，今宵當試以毒手，庶快素心。」眾皆笑諾。苑聞之愕然，熟視少年，雖妍媸不類，而眉目態度果肖蕭，心始懷疑。既而燭燼酒闌，坐客皆起，有二人以事辭去，長髯者覆命易燭，輝煌如晝。三人作醉態，皆鬪少年，或挽其頸，或交其吻，少年嬌羞無主，莫知所為。未幾，客皆自解褻衣，播垂盈掬，俱甚偉岸。蓋不獨室中者寒心，即室外者亦為咋舌。視少年大有懼色，眾捉之，置諸床榻，捋禪狎玩，莫不鼓掌曰：「美哉髻也，翠樓乃以之饋我。」聞者不禁悚然，而方鑿圓柄，漂杵血流，嚶嚶受創之聲與擊刺之音間雜而作。三虎啖羊，其無餘肉可知已。眾方背水夾擊，款一壯男子排闥直入，橫提白刃，怒不可遏。眾驚避，惟長髯者挽之以力，狀若解紛。堅不聽，以刃擬少年。少年鬻不勝，壯男竟決其首，血噴屋隅。苑在恍惚之中，見所殺者非少年，實即蕭也。驚悸如癡，耳畔有人語曰：「何竟睡去？」張目，則即前所導引者，己身仍伏於牖下。靜伺室中，鼻息齶然，已滅燭寢矣。其人曰：「去之，君亦當自尋佳處。」遂仍從側門中出。天忽開朗，似有曙光，其人謂苑曰：「聞君頗好狹邪游，予家近得麗者，盍往觀乎？」苑已驚定，見獵心喜，又許之。其人引之至一門，垂簾低下，朱戶盈盈，物色果類妓家，苑乃徑入。及返顧，蕭亦自外來，面容慘淡，見苑甚有愧色。苑佇立俟之，呼而與語，竟不答，疾趨而過。苑怪之，亦隨入。蕭入內房，即有一垂髮婢自側屋出，呼曰：「阿姊來未？客來矣！」內遽應曰：「予適易衣，若可延客坐。」婢即牽筵邀苑入。苑視室內，頗精潔，但無美人雅態。四壁所懸，惟琵琶箏笛而已，因疑蕭。適婢取茗，乃自簾隙窺視之，見蕭果白身立於內，以手舉一物，肉色瑩白。徐視之，綠黛朱櫻，乳陰畢具，則婦人之軀殼也。駭極，更窮其異，蕭振衣著之，如蟬入蛻，轉瞬即更女身。苑始大怖，亟奔出。行及外戶，有數人欣欣而來，操土音，都類已，相與語曰：「不費半文，得闖美妓，亦甚快人意。」又曰：「感煞佛力，使我輩一洗此辱，不癩於生啖其肉耶？」遂相率入門而去。苑始頓悟，身在冥途，所遇者皆鬼也。正時恍迷路，急不能歸，俄見其亡祖杖杖而來。苑即匍匐直前，涕泣請命。其祖曰：「畜生！汝見冥罰亦已有恫於心乎？」苑因悚懼，不敢對。其祖太息良久，命之曰：「從

予行尚可以生，然宜洗心改過。否則，壽既易夭，報亦無可道也。」已乃攜苑入一夾弄，初黑暗，漸次朗然。而行不數武，即聞哀嘶之音，痛入心髓。及近，則兩旁皆崇廊，高近二丈，男婦無算，倒懸於廡下，舉裸無寸縷。由胯間如抽絲，腸出丈餘，束其雙足而弔之。間有僧尼，遇之倍酷，頂下自生烈燄，爛額焦頭，故號聲尤慘於眾。苑以問其祖，答曰：「此即屠腸獄也。汝之罪不至於為變為娼，此中恐所不免耳。」言之三歎。苑亦潛然，悔且愧。及將出弄，其祖又囑之曰：「歸宜好自為。汝前所見巨像，乃淨穢金剛，故不惜時臨穢地。亟求是經奉誦之，尚可幸脫法網。」苑欲叩其詳，旋失其祖之所在。一時頓觸孺慕，大慟失聲。撒手而覺，則身在榻上，漏下已五鼓矣。苑因歷歷記憶，自誓改行從善。明日起即購金剛經，薰沐奉持。月餘又夢美婦人，靚妝豔服，貿然而來，謂苑曰：「淫人一婦，其伯叔戚族莫不予毒。幸得孽債少清，以淫行，仍將為娼。子如有意，廿年後可訪我於吳山楚水間。」苑知其為蕭，挽之晤言，不及而寤。於是齋心益誠。又聞蕭內外兼好，每誘人子弟，更以斷袖之丑，致其人之兄齎恨而亡，乃悟操刀而割者，亦非無故也。苑既易轍，不敢再履青樓，學行以優聞，竟得食餼。年五旬，聞江淮有名妓，亦號翠樓，頗嘖嘖於人口。擬欲訪之，以尋夙約，究以道遠而未果。

外史氏曰：餘前於田再春傳中，已三復於孽報當身之義矣。及聞是事，倍歎金剛之棒喝更捷於旌陽。蓋凡死者受報，非生者莫與之傳，見者驚心，諒聞者亦當悚念。況夫牝牡轉圜，均遭貫革之射；人鬼同趣，得施反戈之攻。甚至百體莫贖一夕之歡。縱下愚不移，難禁變色，則在中材如苑者，有不翻然自新也哉？

#### 盧京

盧京，本名京兒，以妙齡絕色為優於都中，名噪一時。秀水某孝廉，以候選在都，見而悅之，恒流連不去。孝廉慕貧，囊空如洗，不能出纏頭費，惟於演劇處所，攜百錢日往一遊，駕言觀場，實則意有所為也。京師名園數十處，每以班名揭於市。孝廉偵之，得其在，輒竭杖頭物，奔赴恐後，雖遠弗辭。至則息慮凝神，木坐於場側，盧出則翹首以觀，盧入則曲肱以臥。且於其來也，若睹名畫，注目弗移；其去也，若送飛鴻，神往不已。場上一眈，孝廉亦為之一眈；場上一笑，孝廉亦為之一笑。雖諸伶紛沓盈場，而精神有所專主。耳之所聞，非盧若無聞也；目之所見，非盧若無見也。或問所演何劇，則答曰：「予烏能知？」於是戲癡之名，同鄉人咸傳為笑柄。乃盧以色藝擅長，自矜得意，目中初未有此一人。比及年餘，竟無虛日，其坐則尺寸不移，其態則初終不易，目孜孜而神戀戀，只專注於己身，盧亦微有所覺。始猶竊笑，久而以為奇。益陰伺之，孝廉之若送若迎，直將性命之不恤，盧亦不禁感動。既而不得其名，叩之園主，則笑曰：「此戲癡也，隨子有年矣，子故未之知耶？」盧深以為異，更物色之，得其詳。則雖登桂榜，實守寒齋，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，心益憐之。躊躇數日，竟棄其業，席捲所有歸孝廉。見即泣拜於地，請為僕。孝廉雖鍾情有素，初不虞其自來，不禁駭然。力辭之，而並詰其故，對曰：「非敢有他意，感君之青盼，使人不能自己耳。」繼以號泣，卒不肯去，孝廉因留之。盧晝則青衣若斯養，代孝廉執炊；夜則市斗酒，易女妝，歌舞氍毹之上，以悅其意。及孝廉將寢，則辭出曰：「非愛此殘軀，深慮損公盛德。」孝廉習之已久，亦愛而重之。而賦性聰敏，倚之如左右手。迨選期將屆，盧又出己資數百金，為孝廉營乾，得銓大邑。孝廉素鮮積蓄，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，倍甚感激。抵任，命總衙務，輒辭不諳，曰：「從公本以酬知，若如此，是以為奇貨可居也。況優人用事，上憲將為之寒心。」竟不受。故從宦十年，反不若綺筵數夕。及孝廉卒於官，代紀其家，扶柩歸里。臨穴一慟，始辭歸。晚年至京，貧且老，以教歌為活。有浙人知其事者，或以孝廉語之，輒流涕不止，以為失生平第一知己。

外史氏曰：人謂孝廉為情癡，而不知盧之情癡視孝廉為尤甚。何則？辭紛華之境，甘淡泊之天，惟讀書明理者能之，此曹何望焉？乃因一顧之知，從以十年之久。事出優伶，殊為可異。若孝廉者，以青白眼待旦，未聞以青白眼待人，尚不免見笑於步兵。抑餘聞之，有陶公名某，以甲科授張掖令，下車之始，謹飭時聞。且年逼耳順，簿書而外只以一卷自隨。終歲始召優演劇，蓋亦周旋僚友之故也。甘郡某班有旦，名悅生，陸姓，貌頗秀媚。一日奏技於署中，公瞥見之，情不能遏，竟留為近侍，朝夕弗離，所賞賚無算。悅生又媚諸公子，中萼喧爭，人為掩口。後公將離任，悅生以萬金免脫而遁，公亦因色致疾，兒不起。嗚呼！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如陶公者猶不免於陸沉，豈孝廉之佳遇可以幸致也耶？

#### 蘇瑀

郡人蘇瑀，棄儒而醫，頗諳於岐黃之術，延請者接踵而來。其家居負郭，暮不能歸，即借棲於邑內，習以為常。多宿於上元觀中，焚修者其莫逆也。一夕，又值下榻，道士置酒與飲，談晏甚歡。因為蘇言，其地近多祟，東廡某真人位下一執拂女子，頗出惑人。又閤君殿內，有赤身女囚，夜間聞嘻笑聲，深以為憂。且謂蘇曰：「君出旋溺，切自慎。」蘇乃戲之曰：「法師縱無符，亦真無福，此誠佳遇也。」言已，大笑而罷。及蘇就枕，即聞窗前彈指聲。駭而問之，音絕嬌婉，答曰：「儂。」蘇每至，輒獨居一室，披衣起坐，連叱之，外竟寂然。蘇因此竟夜不寐。晨起恥之，不以告道士，惟致謝而去，遂不敢復宿觀中。乃奔走診視，履無定蹤，閱數日，又為重關阻隔，即留宿於病者家。寂處無聊，頓思所親居左近，欲往探之，竟忘其與觀為鄰。悄然獨出，恐主家迎送，主家亦渾未及覺。及晤所親，盤桓情話，漏下二鼓始旋歸。所親命小奚伴送，力辭之，自持碗燈，孑然而行。至觀前，忽憶往事，心已不免忐忑。將過觀門，瞥見一物，如積雪立於簷下。驚而注視，彷彿如人，漸近而形狀宛然，不覺股栗戰戰，不能趨。強以所持之炬燭之，聞其笑語曰：「癡男子膽既芥子大，何復以孜孜視儂，將嚇殺矣。」挺身而立，則婦人四體裸然，披髮垂手，相逼而來。蘇因大怖失聲，棄炬狂奔。婦復追躡其後，蘇懼而號，通衢皆聞。邑人有未寢者，出視之，頗多識荊。見其狀如瘋癲，止而與語。蘇猶反首顧瞻，絕不見鬼，方始息息以告。眾既密邇於觀，咸耳其異，亦駭然。因曰：「先生既知此，似不宜踴躍夜行。」乃相與伴送，直至主家而返。主人聞其遇鬼，亦出問視，蘇時已驚定，少話別去。蘇甚困憊，亦遂滅燭解衣。乃甫探手入衾，早有入僂枕而臥，直香人鼻，蓋鬼已先據床頭矣。蘇不勝惶懼，亟欲返身，勢將拔關出屋，號呼求救。詎臂為所牽，探不能脫，因向之乞命。婦笑曰：「何遂無香火情？儂實慕君高雅，忘恥相就，豈能為君祟者，而竟覓棘如此？」蘇仍哀之。婦因嘖曰：「君誤矣！豈閤摩當殿，竟有潛出之鬼哉？儂本仙人，時出遊戲。前所云執拂兒，亦即是儂。人以楚楚衣裳，判而為二，而不知其實一也。」蘇故未深信，而膩脂著肌，媚言入耳，且半窺皓體，暗室流輝，一時頓釋忌憚。遂去衣與婦共枕，其肌骨之柔靡，意態之顛狂，舉非身所經歷。蘇因深入彀中，反恨相見之晚。侵晨始起，反致叮囑於婦。婦笑而諾之，裸裎自去。時已赤馭當天，蘇益信其非真鬼。越二日，蘇宿於家，其妻率子往省母。蘇孤眠，頗涉冥想。俄而室門自辟，有人悄然入。初以為盜，亟起視，殘檠未剔，蘭氣遙吹，其人早立於榻側。蘇又意其為婦，觀之，則一垂髫少女，衣銷金之衣，冠翡翠之冠，容色傾城，嫣然微笑，視婦相去遠甚。而塵尾輕揮，衣香肆溢，頓憶道士所云某真人位下者，此其是已。蘇既習於見怪，蹶然離榻，身固未及著縷。女即以袂障面，曰：「羞殺阿奴！耳可洗目不可濯，深悔多此一來。」意將反身，蘇徑攬其繡帶，俾不得行，且擁而置之於臉。叩其所從來，女低鬟嚙黛，羞若不勝曰：「作盡諸醜態，夫復何言？惟有委身事君而已。」因置拂幾上，連衣入衾。蘇近之，見其蜷曲如小兒，憐而撫摩，加以軟款。須臾，羅襦衫解，薌澤近聞。及合，火齊渥丹，猩紅漬席，而呻吟嚙被，宛轉隨人，溫柔鄉別有佳處，覺前之淫妖，又直將蕪土視之矣。歡已，女始自白來意，曰：「初聞驪山冒妾，以為二即是一，使君謂我輩露體宵奔，且將勾欄之錢樹子不若，因而齟齬夜至，分訴其偽。孰意遭君狂暴，古云『尤而效之』，則又妾之謂也。」蘇乃悟前疑為鬼者非鬼實狐，遂疑今之言狐者非狐即鬼。稍涉猜虞，女即覺之，因笑曰：「君亦有疑於妾耶？妾輩誠多鬼仙，渠實狐之丑類，試留拂為質，君姑訪妾於觀中，益驗予言之非謬。」言訖，披衣起曰：「君心未堅，請以三日為約，再當詣君。愛欲所牽，妾今亦無能自主矣。」甫下床，倏然無蹤，而餘香未歇，衾褥猶芬，蘇早信其為真仙。翌日，袖拂詣觀，為道士言，欲窮前之二異，道士欣然導之。先游十殿，果有一女囚，無襪無衣，俯身地上。旁立一巨鬼，以鋼義擬之，將入油鑊。視之，果尚所遇之婦。方注目間，道士已聞其遇鬼，忽笑曰：「迫君於途者殆此耶？然非木偶者之能為，亦非冥王之疏縱也。」因言某月掃殿，見有狐跡，又於深夜，逐一白狐，入此即不見。始知向之嘻噱者，狐實為之，於鬼乎無與。蘇聞此益信女言。道士又引至一殿，有真人踞獅而坐，侍以二女，貌皆殊尤。蘇因疑

睇，細觀其左者，面容衣飾與若人無少異，心竊駭然。俄聞道士詫曰：「執拂者拂竟安在？」蘇不覺捧腹，出之袖中，置諸女手，竟宛然。遂笑語道士曰：「李樂師敬來返璧。但惜此真人，獨無楊越公之雅度耳。」道士愕然，固詰之，蘇不肯言，徑笑而趨出，亦不辭道士。而及抵家，其妻已歸，方將湔制其衾裯，見蘇勃有怒色。蘇叩之，則泣而請去。蓋婦歸寧母家，尚未思復，忽有一婦人素衣綦巾，突至女所，語之曰：「若夫太不自重，誘良家處子相與為歡。子歸而視之，杜鵑枝頭赤痕且宛在矣。」婦聞而疑，果過歸。展其臥具，豔跡信然，且香猶未息。因忿忿裂被出綿，將以浣濯，而良人固未之知也。婦既訕之云云，蘇乃悟，力為分解，並述其相遇之奇。婦不信，詬之倍亟，因以脫輻，竟至數日之久，而琴瑟方調。旬餘，蘇以診視出，暮歸遇女於委巷，迎而言曰：「狐構吾釁，使不得終事君子。雖然，君家娘子當亦是醋炙者，何竟悻悻如是耶？」蘇欲挽之晤言，旋失其所在。自是不再遇女，而閨訓綦嚴，不能復宿於邑內，遂亦絕不遇婦。此蘇壯年事也，至其裔孫始舉以告人。而上元觀傾圮已久，蔓草荒煙，竟無有徵其異之所在者。